



# 一碗面里的团圆

□ 牛旭斌

# 油茶麻花

□ 张璐瑶

过年时，四面八方的离乡人向一个个叫家的地方奔去。

他们的回家，是出发，还是到达？是离开，还是返回？只有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辆南来北往的车辆知道。谁为生活走了多远的路，也只有不敢歇停的脚步知道。

我的故乡在西秦岭的陇南山地，人们种小麦、吃面食。在那个叫上后村的小乡庄里，一座座房屋舷梯般排列，蓝色的炊烟高高低低，连同家家户户煮肉的香气，氤氲着春节里的每一个黄昏。

我们家门上贴着红对纸，秦琼敬德像。两串迎年的红鞭炮，提前挑挂在院畔的桑树、石榴树上。1985年村庄通电，父亲特意在屋檐下挂了红灯笼，在门楣旁贴春牛图的土墙上，粘一块插香的三角形喜帖，插香脚的纸囊里灌满了麦粒。村庄里，山岗上，旷野间，传来一阵阵人们上坟祭祖的炮声。

春节之际，大雪生怕自个儿缺席，赶热脚儿，掐着点，来人间凑热闹。起初是星星点点的干雪粒、密密麻麻的雪花，不一会儿，苍穹摇云，雪花就变成了鹅毛，凝成了雪团，它们也打算过一场欢年似的，纷纷扬扬地从天空飘落着，很快遮盖了瓦房、土院、草垛、打麦场。除了烟囱，天地白透了。厚厚的、皑皑的瑞雪，盖住了我们整日奔来跑去的小路。沿着雪地，我们左脚顶右脚，沙沙地踏出一条拖拉机轮碾过的车辙。

用三块木板和废轴承制作的滑板车，被丢在雪地里，此时牛羊归圈，鸡钻进窝，放年假般歇息，少了鸣吠叫声。雪越下越大，村庄一下子安宁下来，也因为盖棉被般的大雪降临而格外温暖、倍加温情。万籁俱寂里，一座座灶房飘起的炊烟，争着抢着往天上飘，唯恐谁家慢了节奏，被人笑话生活拮据，缺柴少油，灶火不旺，日子不滋润、不红火。村巷间，此起彼伏和同频共振的烟火气，被叮

叮咚咚切菜、剁肉的声音，炒臊子炅油的滋滋声，交相缠绕，构成了美好又温馨的农家年味。

我的春节记忆里最难忘的，是祖母擀的宽水面。有一个画面定格在我记忆深处。那年我5岁半，凭着耕读之家的书香气，舍近求远上了镇中心小学一年级。第一个寒假，离乡在外当了20多年老师的伯父，刚从外县调回老家中学，已经年逾古稀的祖母因此眼睛发亮，眼里充满掩饰不住的喜悦。伯父给里里外外的房间都接上了电灯，照得新糊的土墙锃明瓦亮。喜出望外时，祖母的小脚突然神奇般变得轻巧、灵活，她陀螺似的端盆拿碗、出出进进、忙迭不休。那年我们家上房的团桌上，比往年多摆了花生、葵花子、水果糖、饼干、罐头。

千百年来，陇南人像牛一样勤劳。在雨水、惊蛰、芒种等农事节气里种过各种庄稼，换过好多品种的小麦，吃过黑面、玉米面、白面，在山谷、山坡间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每到春节，人们劳动的万千艰辛都被一碗面所抚慰，被团圆的那种隆重给缓解。

祖母身上系着水蓝色护襟，将面粉倒在案板上，加水 and 面，这面比平日吃的磨得更白。和好了面，将面团盛装进盆里醒面。我们每人端着炼尽猪油后的半碗油渣，咬得嘎嘣脆响。灶塘里添加了硬柴，燃烧时发出噗噗的“火笑声”。烟熏火燎的灶房里，电磨在磨豆瓣、做豆腐。红色的火苗一簇簇、一团团，起劲地闪烁着火光，舔舐着锅底。

猪肉臊子在油锅里被煎得金黄，膨膨地发出爆米花的声响。祖母将切好的葱段、豆腐丁、洋芋丁、红萝卜丁、黄花段、木耳丁都倒入滚烫的热油里，顿时，整个灶房香气四溢。几经翻炒，再加入菠菜段、蒜苗末翻炒，接着加入肉肉骨汤，急火煮，慢火炖，细火熬，烩成汤。

醒好的面团摊铺在案板上，祖母拿来最长的

那根擀面杖，一点点将面饼均匀擀开，一次次撒干玉米面，将一轮皓月般的面饼卷在擀面杖上，一层一层擀开，又一层一层卷起，筋道的面性带着回弹，加上“潘列”小麦品种独有的柔韧，一次次擀开，卷起，面饼越擀越薄、越擀越大，铺满整张案板。撒上干面，祖母将面切成巴掌宽，抖掉被用作分离剂的干面，下到沸水烧开的锅里。煮熟后，捞到碗里，舀上臊子汤，前三碗分别献给天公、灶神、先祖。

一碗臊子面，盛满人们对天地君亲和水土五行的敬畏，对辞旧迎新和忘忧开怀的祈祷，承载着山乡人家对过好光景的自勉和期待，蕴藏着人间烟火的智慧与哲学。这是土地长出的庄稼里，最情深义重的年礼。

一碗面，是父亲跑了几十里路饥肠辘辘时狼吞虎咽的那碗面；是出嫁的女儿离家前的那碗饭；是祖母端给流浪人的餐食；是过年时我们端给乡邻长辈的心意；是兄弟姊妹四张脸挤在一张桌上抢食的家味道，吃饱了，才有力气去四处奔波。

后来，祖母走了，伯父过世了，我们兄弟姊妹也陆续离开村庄……近些年的除夕，母亲都是学城里人包饺子，我们再没有吃过故乡除夕的宽水面。

鸟儿蹁跹，人儿奔波。人生像一场不停游走与靠站的旅程，生活需要颠沛流离，灵魂需要站台安顿。面对人生难测的种种变故和不确定，我之所以还保持对生活的诗意，还存有某种幻想的理想主义，得益于我有老家，并一直记着儿时那碗祖母给我们解忧所做的宽心面。正是乡间的风俗，给一路远行的人一种奇妙的慰藉。

吃面条和馍馍长大的人，一茬茬离乡，一年年盼望着回家过年吃团圆饭。心心念念的，还是那一碗手擀宽心面，那面里有着热气腾腾的宽心、舒心和养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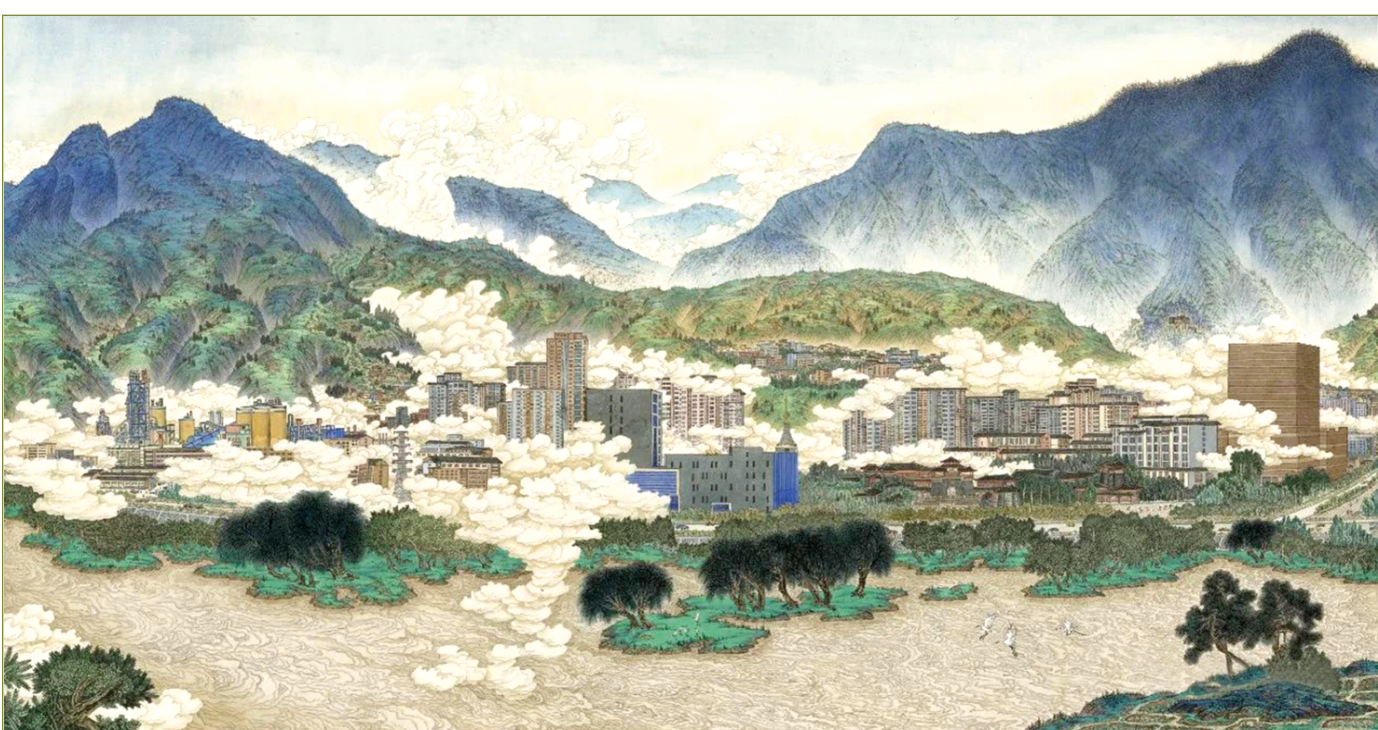
## 竹实

第2006期

千里白龙江局部图

【国画】

作者 翟友江



# 素心似雪有清梦 双目如潭无黄昏

——刘高潮散文集《素心似雪》发行座谈会发言摘要

1月14日，市人大办、市委老干部局、市文广旅局、市文联共同举办了退休老干部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高潮新出的散文集《素心似雪》发行座谈会。《素心似雪》共38篇文章，26万余字，分四个栏目：“人物篇”主要记述了多位与他交情深厚的老同志、老领导和书画家的人生历程，赞美了他们拼搏实干的精神，肯定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和艺术成就；“岁月篇”更多的是回忆文稿和随笔，回顾了己的童年、知青岁月和大学生活，同时记述了人生路上与几位挚友的知遇经历及对他们的感恩之情；“咏物篇”多为散文，描绘了陇南家乡和陇南大地的大美风光及地域风情，抒发了热爱家乡、热爱生活、热爱文化的高雅情怀；“品读篇”既写了品读古人经典诗文的读后感，也写了红色题材电视剧的观后感，还写了对著名书画家和文友作品的读后感，抒发了深厚的人文情怀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静等领导 & 文艺界学者、作家、文化名人等50多人参加了会议，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作品集的价值和特点，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。现将发言摘要如下。

原陇南师专党委书记、校长司跃宁点评：刘高潮奔波耕耘的老黄牛精神值得赞美，不负韶光，不辞晨昏，以满腔热忱和旺盛的精力，笔耕不辍，佳作迭出；善于发现真善美，以阳光心态，智者眼光，宽广视角，独到思考，诗化语言，挖掘、筛选、提炼身边的美好事物，将身边的真善美奉献于世；具有文人的使命感，同道的亲切感，文化的认同感，积贤为道，精神可嘉。

市文联原主席、著名作家夏青点评：与《文心若水》相比，该书的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印象最深的是文章里的小人物，最值得回味的是他对童年和知青岁月的回眸。刘高潮曾在徽县任副书记时，分管文化工作，在文学艺术方面博学多才，基

础较好。近几年书法、摄影方面的作品也频频开展。一点建议是，把知青那一部分叙述小人物的文稿，再挖掘，再放大，更好地反映陇南的社会发展历程，为陇南的那段历史留下厚重的一笔。

市文联原主席、省作协原副主席、二级巡视员毛树林点评：读完这本书感觉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，刘高潮的笔触从甘肃老领导韩正卿，到知青生活、大学生活，到志愿军战士，到莫高窟，到草原，写到画家、艺术家，回答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在于不断追求人生价值。他把寻找人生的意义体现在对周围人和事的关照和记录上，作品立场鲜明，非常温暖。

市应急管理局原局长、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、二级巡视员李永宏点评：刘高潮这部文集全面展示了他对社会、人生、人性、生存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。一是读“人物春秋”板块，感受到了作者的浑然正气。二是读“岁月回眸”“咏物抒怀”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。三是读“品读赏析”，感受到了作者博学多才。几点建议：一是有些篇目还需深挖细耕，比如知青岁月、大学生活等，应该抓住富有特点的情节深度拓展。二是评论文章表达方式同质化，单篇看都不错，但发在一个集子里，感觉一个模式。

市委党校原副校长、副教授、市评协副主席赵琪伟点评：一是书名很有韵味和意境，是作品主人公和作者心灵的写照，比较高雅。二是题材丰富，文笔优美。用小说的构架来写散文，用传记的形式写人物，感觉文章结构完整，内容丰富，有极强的可读性。写散文离不开学术积淀的支撑，祝愿他笔耕不辍，为我们奉献更多的精品佳作。

甘肃省书协副主席、市美术馆馆长、市书画院院长、市文广旅局二级调研员王小静点评：阅读刘

高潮这部散文集，读到了作者对过往的怀念，对生活的态度，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苦难的怜悯以及对艺术人生的追求。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累积起来的阅历以及对社会、对自然、对人性、对生命等的理解与见识，都成为了这本书文字背后的支撑。真诚质朴，通透明畅；内容充实，为善是咏；意境深邃，美蕴其中。我谨书写小诗一首表达对作者的敬意：七秩光阴逐浪舟，素心似雪贺诗酬。韶华不负真情在，柔管宏词更颂秋。

市图书馆原馆长王玉昆点评：这部作品关注苍生，有悯农情怀，为苍生着想。真情流露，真实表达，实为佳作。

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主任、市文联副主席沈文辉点评：一是该书的20多篇文艺评论，涉及书法、绘画、影视、文学作品、民俗文化，既有当地的文化名流如杨立强、王小静，也有全国的大家像雷达、王天一，同时还有一些文艺界的新秀像雷风云。陇南这方面的作品并不多，我觉得评论家应该是刀斧手，不是美容师。二是作品语言、人物都有很强的时代感，并做到了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。

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魏朝晖点评：在今天有限的时间内召开这个座谈会，意义和作用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，让在座的各位对写作有了更新的认识，也是对我们想要书写的人建立信心的一种鼓励。刘高潮是一个既有启发力度，又能让读者心生感动的作家。他用最朴素最真实的语言，写出了生活的高度，情感的纯度。今天的座谈会除了肯定和赞扬，同时还中肯地指出了作品中存在的不足和应该努力的方向。最后，我一联相赠：勤勉安道、淡然安素，一心若水有清梦；发愤忘食、乐而忘忧，双目如潭无黄昏。

（沈文辉组稿）

# 受伤的香椿树

□ 李春城

在记忆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画面，任凭岁月的洪流如何冲刷，都始终清晰如昨。那棵受伤的香椿树，便是我心中这样一处永不褪色的印记，承载着往昔岁月里的艰难与温暖，思念与感慨。

30年前，福津河畔的那片土地，被干旱阴影所笼罩。干旱，如同一只无情的巨手，紧紧扼住了大地的咽喉。原本肥沃的田野，变得干裂荒芜，庄稼在烈日的炙烤下，渐渐枯萎。乡里的生活，愈发艰难。在这样的境况之下，为了生存，许多人被迫做出了艰难的抉择——外出务工，进城谋生。我，选择了进城。怀着满心的不舍与迷茫，离开了这片生于斯长于斯故土。

春上的一天，我回乡看望奶奶，次日早起准备返城。路过村前的河滩地，晨曦的微光轻柔地洒在上面。我看到邻居李爷爷正弯腰在自家干旱的地里劳作。

我叫了声“爷爷”。李爷爷抬起头，停下手中的活计。我走上前去，看到他脸上满是岁月刻下的痕迹，那一道道皱纹，仿佛是福津河干涸河床上的裂痕。他指了指旁边的两棵香椿树，对我说：“春春（我的小名），帮爷爷个忙，把那树上的椿芽摘下来吧！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那两棵香椿树，在干旱的摧残下，显得很干巴没有生机，但枝头的椿芽却很鲜嫩，成了这灰暗世界里的抹亮色。我答应了一声，便爬上了树，小心翼翼地椿芽摘下，扔到地上。椿芽独特的清香，萦绕在手指鼻尖。

不一会儿，我摘完椿芽从树上下来，爷爷已拾起椿芽，用草绳捆了两把，大约有一斤，递给我，说：“春春，拿着，给城里的孩子们吃。这椿芽，鲜嫩着呢，孩子们肯定喜欢。”

我心中一阵难过，连忙推辞：“爷爷，您留着吃吧。我们年轻，

的氛围吸引，停下了脚步。大叔热情地招呼着：“来一碗油茶，配根麻花，暖暖身子！”我随即点点头，坐在了摊前的小凳子上。大叔麻利地从油锅里捞出几根散发着诱人光泽的麻花，接着从锅里舀出一勺热气腾腾的油茶，倒入碗中。油茶呈深褐色，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面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，仿佛是寒冷冬日里的一缕阳光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麻花，轻咬一口，发出酥脆的声响，那香脆的口感仿佛仍在舌尖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舀起一勺油茶，轻轻吹了吹，然后送入口中。油茶的温度恰到好处，温热而不烫口。浓郁的面香和油脂的醇厚在口中交织，是一股暖流，瞬间从舌尖滑过喉咙，一直暖到心底，仿佛能驱散冬日的寒冷。这份简单的早餐，不仅暖了胃，更暖了心。

随着岁月的流转，故乡的油茶麻花 在游子的记忆中早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我曾在冬日的某个早晨，回忆起那些宁静而美好的时刻，总是感慨，思乡的情绪如油茶般温暖，如麻花般酥脆。尤其在这般快节奏的生活里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有一次，在外地一家小店里偶然看到了油茶麻花。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碗，满怀期待地喝了一口，却发现那味道与故乡的相差甚远。那一刻，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，油茶麻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它承载着我 对故乡的记忆、对亲人的思念，是根本无法复制的味道。

油茶麻花，承载的不仅是欢聚时的恬淡美好，更是与亲人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感链接。油茶麻花的香气在小小的餐桌上弥漫开来，仿佛在时光坐标的交点上，唤醒了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。它让游子每一个思乡的清晨或夜晚，依然能感受到家乡的气息，温暖又亲切。

吃的机会多着呢。您年纪大了，留着自己吃。”

李爷爷不答应，执意要我拿着。我们就这样互相拉扯着，谁也不肯妥协。突然，李爷爷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他转身拿起放在一旁的斧头，朝香椿树砍去。斧刃落在树干上，木屑飞溅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住了，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
李爷爷生气地说：“春春，你不要，我留着这树还有啥用！”我回过神来，上前拉住李爷爷说：“爷爷，您别砍了，我拿，我拿还不行吗！”

李爷爷这才停下手中的斧头，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心疼与无奈。他把椿芽塞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赶快去等车，不要错过了。”

告别了李爷爷，我踏上了进城的路。一路上，手中的袋子仿佛有千斤重，那里面装的，不仅仅是椿芽，更是李爷爷沉甸甸的牵挂与偏爱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一晃30年过去了。如今，城市的繁华早已模糊了曾经的艰难与苦涩，但那棵受伤的香椿树，却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每当看到春天的菜市场售卖的椿芽，那熟悉的清香总会勾起我对往昔的回忆。

每年清明给先人上坟，我总要去给李爷爷上一炷香。路过那棵受过伤的香椿树，总想去抚摸一下那道伤痕。粗糙的树皮磨蹭着掌心，肯定会感受到当年李爷爷的温度。

有时我想，椿芽的事是一个老人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坚持，是对后辈的牵挂与鼓励，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。

那个倔强的老人依然活在我的记忆里。只是不知从何时起，我的眼角也常常会滴出一滴眼泪，就像那棵香椿树上的伤痕，三十年过去，依然清晰。